

21 世纪有影响画家个案研究

张 扬 ZHANG YANG

主编 / 贾德江

Individual case study of influential artists in 21st century lv yingxin ■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1 世纪有影响力画家个案研究

2007 边疆写生

张扬 ZHANG YANG

21SHIJI YOU YINGXIANGLI HUAJIA GEAN

YANJIU

主编感言

“吾心奔腾”是画家张扬出版第一本鞍马人物画集的书名，其意不言自明，这是他的心迹，也是他的画境。这心迹画境，是画家的人生经历、文化结构、情感意识等诸多因素构成。他爱马之深、画马之切，使他以奔腾之心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走进唐古拉山的边防哨所，走进马厩，走进马场，与马相亲，与马共处，用他的画笔一一记录着他对马的感悟和理解，记录着马的习性、动态和情愫。他激情于茫茫草原上万马奔腾的场面，他感动于长河落日下烈马的仰天嘶鸣。他喜欢马的桀傲不驯，也喜欢马的奋蹄疾驰；他喜欢马的雄健刚阳，也喜欢马的温和驯良。马是他的生命，马是他的象征，马是他高扬的旗帜，他太爱这些腾飞的精灵了。

他以线描为线索，总结了由唐人名骏丽人的谨严工整直到今天水墨奔马的洋洋洒洒的演变历史；他以形神为线索，概括了东方文化从应物象形到大象无形的艰难步履。在对传统领域细细的检索中，在对传统文化的多角度审视后，张扬犹如幽林曲涧中闯出的黑马，以淋漓酣畅的粗笔大墨，抒发他“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激情。他笔下的鞍马人物，笔力道劲，痛快磊落，雄强豪放，气吞万里，粗犷中见精微，率意中寓神韵，内蕴着昂扬的精神，远远超越了传统文人陈陈相因的清逸淡远，而以“狠辣、灵动、浑厚、重拙”的笔情墨趣别开生面，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水墨天地和属于自己独有的艺术语言。观张扬的画作，可以想见，画家挥毫时那种心潮澎湃、激情跌宕，恣意挥洒的情景如在眼前，尽显出“兴酣落笔摇五岳”的力度、动感和气势。其形其质，皆成为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画境源于心境。这心境，构筑其作品的内涵，是画的灵魂；这心境，催发了画家笔底万物的生命。质言之，张扬的奔腾之心不止于马，还对狮、虎、狼、豹等其他猛兽也心有所系，情有所寄。如今，他豢养了两只狮子，他还准备养虎、养豹、养狼。他要像攻打战役一样，在夺取马的胜利之后，再去攻克一个又一个动物的堡垒。他告诉我，他生性有一种对动物的笃爱，见到它们就激动，就喜欢，就抑制不住那种要表现它们的欲望，这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和天性。看来，张扬的一生与动物为伍，与动物为友，让动物和他的艺术永结连理是他不会改变的选择了。这就是张扬献给我们时代的厚礼。我相信，如此至真至诚地执著于艺术，钟情于动物，而且为自己所爱付出了难以估量代价的张扬，以后的作品也一定会不同凡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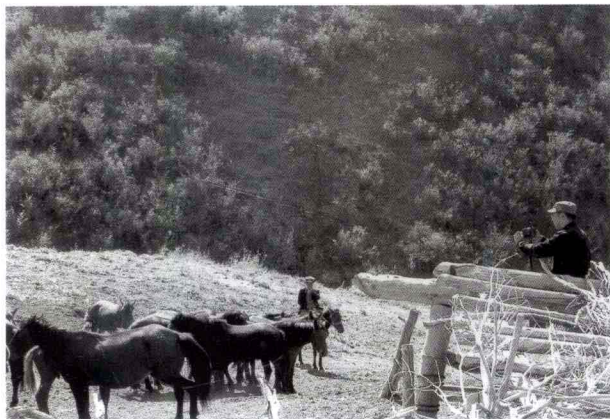
神到笔随 势不可挡

——评张扬的鞍马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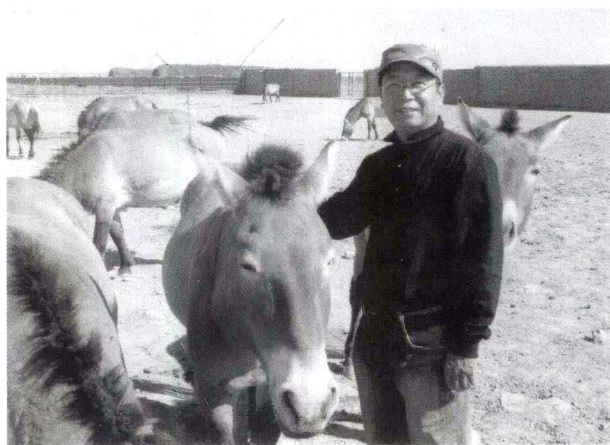
贾德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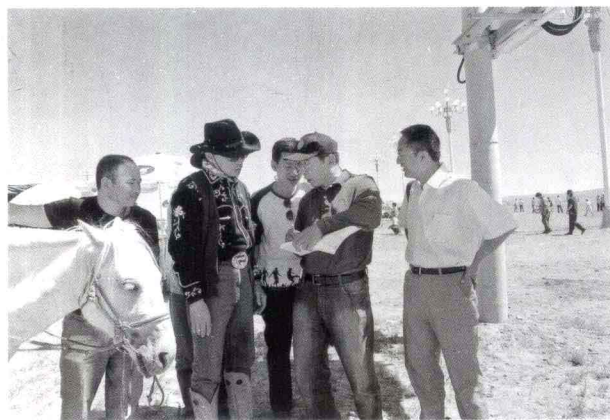
为天山牧民写生



在伊犁军马场深入生活



新疆准噶尔野马基地掠影



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会上，巧遇央视马术节目主持人蔡猛

张扬是一位潜心专攻鞍马人物的画家。多年来，他心无旁骛，坚持自己的艺术抉择，始终如一，在这一领域里深耕细作，率意为之。他要在人物与鞍马之间，冶传统与现实于一炉，取精用宏，形神并至，开创不同于前辈的意象、境界和笔墨之美，呈现出特有的艺术个性。近日，在他的鞍马人物作品即将面世出版之际，我一睹了他的作品全貌，其作品数量之多、气势之大、风格之新令人叹观止矣，深深为之震撼。

张扬画马，以水墨写意为主，下笔狠辣，苍劲豪迈，上墨洒脱，淋漓雄浑；其笔力如剑戟铿锵，铁骑突出，整幅画作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尽显出不可一世的力度和动感。观横幅巨制，其势如黄河滚滚，波澜壮阔，奔涌而至；读立轴小品，又若山峦峰巅，雄姿勃勃，气壮山河。那种笔墨的横劈竖扫与点线的聚散疏密，那种激烈场面的气氛渲染与环境营造，恰如气贯长虹、变幻莫测又撼人心魄的水墨交响曲，一切都是那样的随心所欲、笔走龙蛇，又是那样的入情合理、自然大气。画面中笔墨与色彩交织成节奏和韵律，马的形象聚合成多姿多彩的图景，或迎风嘶鸣，或健步疾驰，或于漫天风雪间昂首扬蹄，或于莽莽草原上纵横驰骋，他画出了马的倔犟强悍的风骨，画出了马背民族的阳刚与壮美，画出了自己的风格，画出了自己的神采。他的幅幅作品，洋溢着奔放的热情、风发的意气，仿佛是阵阵嘹亮的号角，雄强而豪壮，使人为之激越，为之振奋；每每读后，都会有一种神采飞扬、“吾心奔腾”的感受。

古往今来，大凡一位画家专注于某一题材，必有某种寄托与热爱。李苦禅画鹰，爱其雄威宏博，情愫高古；李可染画牛，爱其耐劳尽瘁，献身无求；齐白石画虾，爱其乡土韵味，生动无暇；张扬画马，则爱其英姿潇洒，矫健奋昂。他曾告诉我，他自幼就爱马、画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恋马情结。他喜欢马的体态雄伟、气度非凡，喜欢马的那种勇往直前、奋发向上的精神。

他认为，在马的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所有美德，尤其是群马奔腾，更能反映民族的力量与时代的精神。所以，张扬的作品，以群马居多，气势磅礴，势不可挡。他把人格注入笔端，使马有了人的品性与风度；他把自己的前途和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将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通过画马，写出了—个民族的英雄本色，写出了—个民族的自强与孤傲，也写出了—个民族奔腾激越的历史和未来。

马是中国人心中尊崇的动物，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象征和一面永远高扬的旗帜。马是美好与吉祥的化身，它威武强悍，斗志昂扬，它含辛茹苦，性善慈祥，它寄寓着人们的精神与理想、前途与希望，饱含着人性的诠释与人格的图解。因此，古往今来，人们爱马、懂马、画马者难以数计。从甲骨文字的站立马形到唐人丰胸肥臀、梳髻扎尾的名骏；从徐悲鸿笔下奔马的“踏平崎岖成大道”，到后来诸学的继承与发展；从古代民间张贴的“八骏图卷”，到今天商海无处不在的“马到成功”，马已被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也被画家描绘得出神入化，或雅或俗各得其所。画马者不乏其人，而真正画出马的内涵和马的文化精神者并不多见。

据画史记载，画马专科，肇始六朝，盛于唐代，其时画马皆以形似为尚，名家辈出，各尽其妙，而以曹霸、韩幹画名最著，二者“画肉”、“画骨”之别，历来论者莫衷一是，歧义纷见。杜甫在《丹青引》中有一段话：“弟子韩幹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责：“杜甫岂知画者，徒以韩马肥大，遂有画肉之诮。”唐人顾云也说：“杜甫诗歌吟不足，可怜

曹霸丹青曲，直言弟子韩幹马，画马无骨但有肉，今日披图见笔迹，始知甫也真凡目。”苏东坡更云：“众工舐笔和朱铅，先生曹霸弟子韩，厩马多肉尻腴圆，肉中画骨套尤难。”综而论之，其“画肉”、“画骨”之争，或曰肥瘦之争，实乃形神之争。张扬画马，取曹、韩两者之长，既以线为骨，笔力道劲，又以墨为肉，痛快磊落。其线条飞动不拘，酣畅深沉，有粗犷生涩之姿而无轻浮流滑之弊；其用墨灵动润泽，浑厚华滋，墨中见笔，笔中透线，笔墨交融成趣而又各自分明，显示出有骨有肉的笔情与墨韵。

张扬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画马，还在于他描画与马相互依傍的民族。他画《雪域雄鹰》维族男儿纵马出猎的剽悍与威武，他画《草原民兵》蒙古青年骑马跨枪的英姿飒爽，他画《雪域刁羊图》中共同征战的激烈场面，他画《金色晚霞》下放牧归来的嘶嘶马鸣，他把马画成人类的朋友，画成人类的伴侣，让马与人相亲相爱、相融相合，一样的奔腾劳顿，一样的悲欢离合，一样的激情万丈，他把马人格化，用画笔写出了野性的纯真和种种无言的生命状态；他把胸中的千骑万乘，化成笔底的精灵，写出了一部人类与万马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自然画卷。显然，张扬选择了写实表现主义的绘画手段，以水墨写意之法充分发挥了他的人物画专长，将马背民族的人物风情跃然纸上，粗笔大墨的奔马与豪放强悍的牧民融为一体，使张扬的鞍马更具人性的色彩。他画出了一个民族的英雄气概，画出了一个民族顽强生命意识的张扬和一往无前奋斗不止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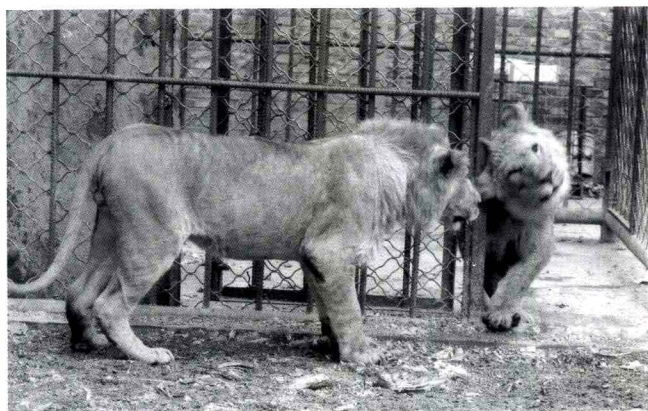
张扬曾摹写过各种历代画马名作，以求古法的堂奥。从唐人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骏马丽人，到宋人李公麟的《临韦偃牧放图》的白描群马，从唐人韩幹的《照夜白》到元人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再到昭陵六骏、马踏匈奴等著名雕塑，张扬一直摹写到现代画马的重要人物徐悲鸿、黄胄，打下了扎实的造型基础。在这些作品中，他体察领悟其内在情愫、笔墨技巧和造型特征，取其精华，为己所用。在苦苦地追问、求索和研习中，他从工笔入手，到兼工带写、小写意、大写意，绘画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或许他已敏感到传统绘画囿于它特定的规定性而缺少向前发展与突破的可能性，或许是这位北方汉子的豪放性格所致而崇尚水墨的放逸酣畅，古代传统工整谨严的画马范式在他的作品中已荡然无存，而前辈大师徐悲鸿、黄胄的艺术经验和画风却深得张扬的共鸣，极大地启迪了张扬的创作思想趋向更为狂放奔宕的一面。他欣赏徐悲鸿以西法改造中国画的写意墨马的不同凡响，他更钟情黄胄以速写的简括与国画的意笔相结合的方式，谋求写意人物表现的新途径，尤其是黄胄笔下的少数民族人物和毛驴、骆驼、马匹、家禽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呈现出的情调，更使张扬如醉如痴，学有所思。

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从审美理想、形式风格和笔墨秩序上看，张扬的作品继承了黄胄用笔、施墨的表现语言和造型方法以及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新鲜感、现代感。但是，张扬并不囿于黄胄，而是沿着黄胄的创造性一路继续前行。他的创造性体现在他没有像黄胄那样在广泛的题材探究中着力，而是专注于一个题材，就其一点深深地开掘下去。他没有朝三暮四，只在鞍马人物中殚精竭虑，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情感。近20年来的汗水、泪水，化成了水痕墨迹，点点滴滴，斑斑驳驳，写满了他的艰苦历程和奋斗的足迹，那种弃西从中的痛苦抉择，那种在传统中求索的顽强与无奈，那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动摇与思索，以致废画三千的成果和错误之后的创造，终于使他卓然而立，走出了一条独辟蹊径的路。如今，他可以有资格地说，鞍马人物是一个营养丰富、前景广阔的领域，它是一个粗犷、坦荡、真诚又充满豪情的挚友，是可以与之交流并长期合作的永远伙伴，只有在这个领域里才可以升腾出他的精灵，也只有在这个领域里才能得天独厚地促成他的艺术日臻完美。

回望悲鸿之马，戛戛独造，多画单马或双马，以静态居多，时有奔马，无鞍无辔，筋张骨壮，以结构取胜；黄胄画马，屈指可数，或送草原儿女奔驰上学，或与边防军人巡逻联防，如影随形，相依相伴，以情韵取胜。再观如今张扬之马，则以群马为主，运如椽大笔，写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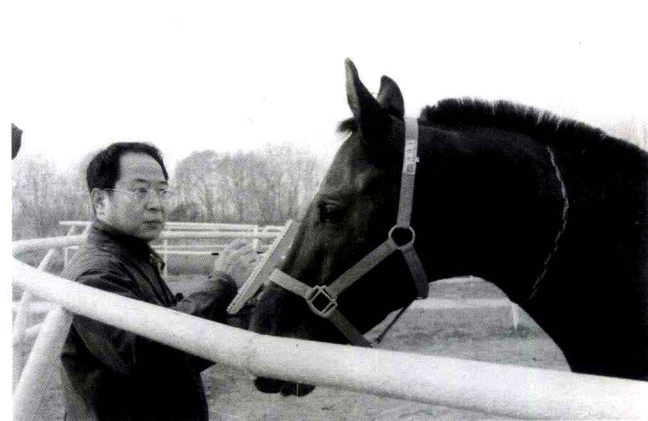
为自己豢养的狮子写生



万兽之王



我的两只纯种藏獒幼犬



为土库曼斯坦总统赠给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汗血宝马写生

张扬

- 1961 年出生。
- 中国徐悲鸿画院张扬鞍马艺术工作室主任。
- 中国马业协会首席画马专家。





西域雄风 122cm × 480cm 纸本 2006年

马奔腾的雄伟壮观，以气势取胜。气势是一种胸襟，是一种才情，是一种阳刚之美、博大之美、流动之美、雄劲之美。这种气势之美是张扬作品的灵魂，也是他有别于徐、黄和其他画马名家的独到之处。

这种气势美的表现，难度很大，不易表现，它包含以下几种因素：一是对群马的整体的、宏观的把握。张扬的艺术目标是要表现我们民族的精神和魂魄，表现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因此他眼中所见，不是一人一骑的营营苟苟，而是舍弃琐细，无务小巧，大处着眼，大处落墨，是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图式，把整体的气势推到艺术审美的重要地位。二是量感和力度。张扬在画面构成上以东方的线和西方的面相结合，既有线的流动感，又有块面的分量感，粗笔大墨的勾勒时注意把握形体大局，笔不妄下，粗中有细，刚中有柔，放中有收，露中有含，使画面具有很强的分量感和视觉冲击力，从而产生出气势恢宏、刚阳壮美的艺术效果。三是动感与韵律。张扬对鞍马人物不是客观地静察默识，而是激情澎湃地在动态中把握对象，寻绎美的韵律。如《西域雄风》、《叨羊图》、《高山勇士》、《金色晚霞》、《高原雄鹰》等等作品，都是由动感造成气势的佐证。张扬很重视东方的线

和书法用笔的美学价值，融篆书之圆劲与草书之飞动于一体，糅速写线条于国画笔墨之中，辅以墨色的燥润变化，浑厚苍劲，生机勃勃，激情内蕴，充满节奏与韵律感。这种不同于古人的笔墨，应视为现代绘画所要求的笔墨形态。这种新的笔墨形态，也是造成张扬画中气势的重要因素。

这种气势美在张扬的作品中，不止于群马的表现，在《高原勇士》系列和《边疆战士》写生系列的独行骏马描绘中，也呈现出雄姿勃发、气势逼人的风格特征。或自在从容，或雄视天外，或扬鞭催马，或腾跃飞奔，使整个画面在不平稳的动势中，抒发他“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豪情。我以为，苏轼的“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诗句正是张扬鞍马人物画风的真实写照，不难想象，画家挥毫时心潮跌宕、激情满怀、恣肆挥洒的状态如在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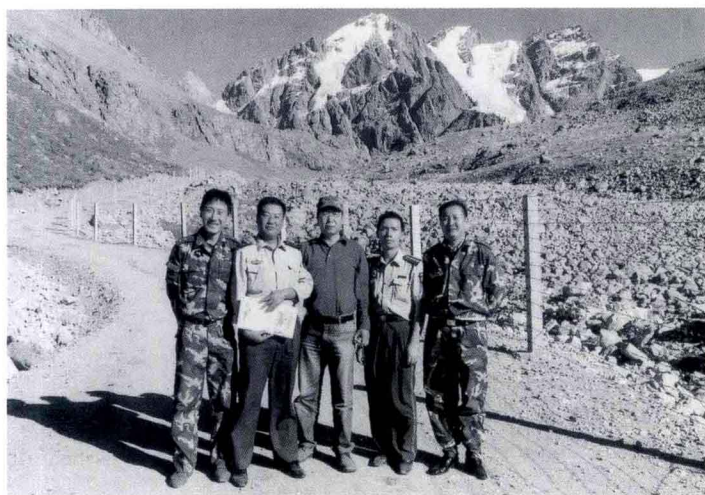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由爱马到画马，张扬坚持不懈地到生活中汲取源头活水，从坝上草原到新疆牧区，从青海湖畔到塔里木河岸，凡是有马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与马相依相惜的踪影。他多次深入内蒙古草原和新疆马场体验生活，参加他们的“赛马”和



“叨羊”运动，所画的速写不计其数。他能在马厩中看马，骑在马上亲马；他能为马洗涤鬃毛，同马一起嬉戏玩耍；他引领马群，追逐马群，他在马背上高唱，他在马背上欢笑。每到一处，他都扎下根来，拜牧民为师，与牧民交谈，向他们了解马的品种和习性，深入细致地观察马的动态与情感表达的方式。他对马像对自己一样的熟悉，他就是马，马就是他，这就是张扬画马所以能成功的真谛。

其实，画马就是画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就能画出什么样的马；画马就是画时代，你身处什么样的时代就能画出什么样的马。张扬生性豪爽、侠义，胸怀坦荡、豁达，他画的马也是正气凛然，气冲霄汉，大气磅礴，蕴蓄着一种民族振兴的内在力量。从根本上说，张扬的画风乃是他的审美理想、个性气质、理论识见、学问修养的总体表现，也是时代的、民族的精神气候的产物，是他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地进行选择、融合和创造走出的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2008年11月2日于北京



雪山下的中哈边境



金色晚霞 145cm × 368cm 纸本 2005年





生活在天山 46cm × 69cm 纸本 2008 年



辽阔的草原 46cm × 69cm 纸本 2008 年



勇士守四方
138cm × 69cm
纸本 2008年



新疆牧场
138cm × 69cm
纸本 2008 年



马上运动 46cm × 69cm 纸本 2008 年



天山放牧 46cm × 69cm 纸本 2008 年



马上争雄 122cm × 364cm 纸本 2008 年







穿军裤之青年牧民 46cm × 69cm 纸本 2008 年



天上五彩云 46cm × 69cm 纸本 2008 年